

“饭圈文化”治理需要多管齐下

□向云驹

最近,若干网络上曾经风生水起的明星,经由网络曝光和发酵,最终导致或“银铛入狱”,或人设崩塌、或被迫宣布退出娱乐圈。在这些击穿法律底线、民族情感底线、社会公德底线的“偶像事件”背后,无不都有一个令人生疑和警觉的幽灵在暗中徘徊,这就是“饭圈”文化。

从最近一个时期“饭圈”现象频发来看,“饭圈”已经从原始的“粉群”“粉圈”“粉丝”现象自我“进化”为饭圈和饭圈文化。由“粉”而“饭”是一个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它已经成为一个市场或经济学的现象。根据逐渐浮出水面的各种利益链条及其关联,“饭圈”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基于网络平台,具有线上和线下结合(包括粉丝分布与活动的线上线下和偶像活跃的台上台下、网剧与院线电影、各种舞台等相结合),属于文艺类、文艺市场的通常有资本暗中运作和介入的,将以往属于球迷、戏迷、歌迷、乐迷、影迷、网迷进行了非理性集成和群体性网络聚集的,以一个明星偶像为核心,形成高度圈层化、有“机构”(资本)维护其“顶流”,甚至要求签到、发帖、打赏、“打黑”、“排异”,以其人多势众绑架舆论、道德、市场以确保资本增值的造星追星养星吃星的文化市场现象级网络景观。饭圈文化实现了两个颠覆:既颠覆了饭圈群体的“三观”,也颠覆了我们对于文艺生态的基本认知。从朋友圈到粉丝群再到饭圈,它的演进逻辑是:从双向认同、双方友谊到单向的崇拜、非理性迷恋,再到互动式吸粉、商业化运作,乃至终极形式成为互相利用的看似情到深处实则无理智、无秩序的网络行为。

饭圈扭曲和改变了文艺生态,改变了文艺的演、观、创、鉴关系,改变了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精神生产的基本规则,支配这一切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大逻辑:明星得意、资本谋利、流量吸金、算法操控。这是市场运作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网络版。这种现象与曾经被马克思引用过的对资本追逐利润敢犯任何罪行的批判似曾相识。借用巴赫金的语来说,这是对崇高事物的亵渎,对物质享受没有底线的渴求和沉醉、对形而上学世界的弃

绝、对世界的颠倒和混淆是非。作为一种对比,我想到中国传统的戏谚: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这也是一种朴素的“饭食”观,它讲求的是演员要以戏立身、尊重观众、戏比天大。无好戏、无好表演、无好的艺德,则无以得观众、无以得衣食。这与当下的“饭圈”以颜值通吃相比,在艺德上不啻有天壤之别。“饭圈”不是演员靠辛勤的文艺劳动创造艺术产品的市场价值,而是资本利用明星的圈粉和饭圈能力与粉丝的围观、造势能力(流量及顶流)创造价值,使资本升值。市场的回报、资本的获利不是靠被投资的文艺产品产生利润,而是“粉丝”的自循环和内圈,以及流量的外溢产生利润。这是虚拟的、投机、冒险的对文艺的投资和生产,带有资本在原始积累时代的“血腥性”。许多饭圈成员都是“00后”一代,“饭圈文化”从他们身上榨取利益和利润,已经致使无数人荒废学业、丧失正常生活、甚至陷入校园贷之类的金融诈骗陷阱。此次若干饭圈偶像击穿法律底线、击穿民族情感底线、击穿社会公德底线,从事件在饭圈中的后续发酵看,不仅仅是流量明星有这些击穿言行,他们后面的饭圈,在价值观上同样大量存在着这些击穿性突破的危险性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若不及时治理与矫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从“饭圈文化”的多重构成和它组合的科技含量和复杂模式看,不良饭圈文化的治理对文艺生态、文艺市场管理、文艺网络生产与传播,也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窃以为,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标本兼治。

首先,鉴于流量明星大多是“造星运动”或“偶然的偶像”,围绕这个饭圈“主体”有必要确立这些原则和规范。一是踏上星途的年轻艺人必须建立基本的公民意识,掌握公民基本常识、基本道德、基本规范,养成遵纪守法意识和行为,恪守社会公序良俗,遵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那些偶然的偶像,要接受基本的艺术教育,对艺术的基本知识、文艺界的优良传统、文艺的德与艺的关系、从艺的基本守则、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等等,都要有所学习和

掌握,遵守行业的职业道德。要以德立艺,以艺立人,德艺立身。这些看似很寻常很基本的品质,却是新近成星的一代艺人最稀缺的文艺素养。

其次,完善行业管理体制与机制,包括设立可行的行业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形成有效的舆论监督监管制度。制定可行的市场过滤机制,使凡有突破以上三个底线者均受到机制的制约,并且更多地使这种前置前移,在其击穿底线前就能得到有效防范和抵制。应该赋予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更多更大的市场裁量权。文艺播出、演出、传播平台对明星、偶像,不仅只有造星的责任,更有塑星的职责,“唯艺术论”的单一标准要改变成为“德艺双馨”的标准。

第三,文艺企业、制作机构、市场主体必须改变唯利是图、利润至上的一般市场规则,要把文化产品视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产品。必须普遍地在文化企业中推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市场监管要增加对文化企业特殊的社会效益的监测和检验的手段、指标和评价标准。

第四,加强对饭圈、粉丝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与引导,其中最重要的是青少年和社会群体的美育教育。饭圈的极端化行为和非理性行为根本上在于美育的缺失。只有一个对美失去基本常识、基本判断力,缺乏美丑辨别能力,对艺术的本真价值缺少认知的青少年才会出现对肤浅的偶像产生盲目的崇拜。美育的重要性在饭圈现象里给我们从反面做出了重要的警示。只有加强对青少年乃至全社会的美育,使人们具有认识什么是真美、真艺术,能洞悉艺术与真善美的关系,有辨别能力,不丧失是非观、价值观、国家观、历史观、艺术观、美学观,有良好的审美趣味,才不会盲目崇拜、疯狂追星。我们看见,那些明星和偶像崇拜,大多不是崇拜明星塑造过和塑造出的艺术形象、人物形象,而是对明星本人颜值和个人形象崇拜。这不是艺术崇拜,而是非理性的社会崇拜,看似造星,实则是造神。这是饭圈文化溢出资成为要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治本之策就在于要回到艺术和教育,用美育解决某些Z世代、网生代的审美畸形和社会失范。

中国偶像工业：“努力”让位于“资本”

□周郎朗曲

台娱乐还占据华语娱乐圈主流的年代,那是内地第一次创造的现象级的娱乐选秀节目,此后五年,唱歌选秀成为常态,努力叙事也成为中国偶像选秀节目的一种常见叙事,它更强调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而在选秀内部生态尚未固化的年代,努力叙事成为他们真诚相信的一套话语。

时过境迁,以《创造101》为标志,中国选秀节目进入了2.0生态,也就是团体选秀节目喷涌而出的状态。《创造101》主题曲最耳熟能详的一句歌词:“你越喜爱,我越可爱。”这句话就有一个偶像与粉丝对话的过程,唯有粉丝越喜爱偶像,给偶像“打投”,偶像才能凭借努力幸运出道。这就意味着,偶像幸运的基础不只在个人努力,而取决于观众的喜爱程度。就比如说被誉为“幸运锦鲤”的艺人杨超越,她在《创造101》里正是凭借强大的观众缘最终出道。

今天中国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不再是偶像高高在上被众人崇拜,而是更近似于一种“你代替我去实现梦想”的联结关系。偶像被教养要亲近粉丝,要去呵护与粉丝之间的关系,那些靠“女友粉”出道的女艺人更会被严格限制恋爱,以免伤害到粉丝的情绪。一层微妙的善意在于:偶像往往是粉丝的虚拟情感投射,承担幻想,供粉丝实现日常生活无法达到的情感慰藉。这其中带有幻想的恋爱关系、养成关系、母子关系,也有“我在你身上看到理想中的自己”,所以“我希望你站得更高”。粉丝后援团犹如偶像的恩主,呵护偶像,又限制偶像,使其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人设。

《创造101》崛起的背景是网络综艺的潮流,人们关注的不再只是唱功,还有一个选手的综艺感、宠粉能力和她的亲民度。最具有象征性的例子,就是杨超越这样唱歌基础一般、综艺天赋极好的选手,她在“超女”时期很可能过不了评委决

定晋级的分区预赛,但在网综时代,她的综艺天赋就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节目“导师”第一眼看到她,就断定“你很有观众缘”。选秀模式的不同也迎合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和生活方式改变。“超女”时期,观众对艺人的身体管理、外貌特征其实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美标准,那时韩式甜美审美还不是主流,反而是张扬个性、真实表达和叛逆姿态备受观众的追捧,比如说当时大热的李宇春、周笔畅,还有后来知名度很高的尚雯婕、谭维维、许飞等,她们都不是韩式甜美风格,骨子里流淌着一股叛逆姿态。

而在今天,反叛者不再成为主流,表达观点对艺人来说犹如行走钢丝,选秀出身的艺人格格更加温顺,在造型上也更趋于不那么有攻击性的温柔、甜美路线。

从《创造101》到《青春有你》《创造营2021》,团体选秀成了一个月比一个月火爆的存在,就连乐队节目《明日之子》,2020年也启用了“热血乐团养成季”的节目模式,在选秀中凸显选手与粉丝之间的情感纽带,歌手为了迁就粉丝,获取高人气出道,甚至不得不收敛自己真实的个性,转而在节目中打扮成“甜宠少年”或者“霸道总裁”,以期通过固定的人设圈住一群真实爱打粉的粉丝。

在这种看似民主实则被资本深度控制的选拔中,选秀节目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努力改变个人命运”,而是“努力陪伴你”,或者“慰藉你疲惫的心灵”,成为“你日复一日的幻梦”。对偶像的追逐,成了普通人从沉重现实里暂时喘息的方式,他们像一个个个体乌托邦,源源不断地为粉丝制造玫瑰色的梦幻,在这里不再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内卷的竞争和沉重的生存压力。在这种粉丝对偶像移情的体验中,偶像用他的颜值、话语,为粉丝制造一个轻盈的温床,令他暂时抽

离出倦怠的生活,好似回到青春童话。

偶像通过选秀改变个人命运固然重要,但这已经不是选秀2.0时代的决定性要素,因为即便是狂热的饭圈粉丝也会发现,如今的选秀节目愈来愈跟寒门无关,而是资本运作下的豪门与中产阶级的游戏。除了杨超越这样极少的个例,大部分从团体选秀节目出道的选手往往出自自有钱家庭,或者父辈在娱乐工业里经营多年,早已熟悉了这一行业的进阶法则。当选秀节目走向成熟时,它内部的生态也在迅速固化,选秀节目看似民主,其实恰恰是资本最喜欢运作的一套游戏法则。

在实际操作中,拥有强力资本的公司仍是选秀游戏的最大赢家,甚至可以说,在今天,一个选手没有资本撑腰,她大概率无法走到最后。其实在综艺大国韩国,选秀节目造假并不少见,比如《创造101》借鉴的选秀综艺《PRODUCE 101》就在2019年爆出了造假新闻,韩国警方从节目手机中发现了直接提及造假的音频文件,证实该节目的制作公司CJ E&M存在投票造假。

在《韩国综艺节目如何讲故事》一书中,作者郑淑通对韩国真人秀、脱口秀、喜剧、搞笑节目、情景喜剧等类型节目的分析,强调了“故事”在选秀节目里的重要性,以及制作公司如何通过故事线来引导观众情绪,进而左右投票结果。暧昧的是,“故事”成了资本操控民意的一种手段。在选秀节目中,资本垄断了制作权和剪辑权,它的代理人通过设计节目的形式、把握剪辑后的效果,来控制观众的情绪。为谁哭,为谁笑,谁是主角,谁拿的又是“祭天剧本”,在选秀节目中,这些都被剪辑牢牢掌控,而剪辑的最终掌控者并不是辛苦工作的剪辑师们,而是平台及其背后的资本。

在今天,没有强势资本站台的选手,很难走到最后。真正的草根,买不到热搜、剪辑被剪掉、没有好的曝光位,而那些被展示的笑容与哭泣、天真与努力,本身就是资本加持的幸运,因为她们能得到大面积的曝光和流量位,她们有权力展示自己的辛酸,就像“极创引力”创始人徐明朝所说:“你想做一个成功的男团女团,没有平台的资源和流量,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到。如果你参加选秀,游戏规则又不掌握在你的手里。”选手的努力和才华虽然有用,但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再是决定性作用,她需要平台扶持,有资本推动,才会被更多人喜爱。

今天,许多人看选秀节目不再是为了看“普通人改变命运”,2020年豆瓣鹅组的一个热门帖子就写道:“选秀有感,努力在综艺和资本面前不值一提。”(链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1095040/)那位博主在看女团选秀《青春有你2》时感慨:“本来选秀就是给普通人一个造梦的舞台,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所有人却心知肚明,苦练十几年最后只是去做一个配合资本演出的配角。”

如果说选秀1.0时代,人们看的是草根改变命运,那么在选秀2.0时代,偶像寄托的其实是对倦怠生活的慰藉。多元的选秀节目和多样的偶像,固然表现出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但更深一步说,那些看似多样的偶像其实像选秀工业的流水线产品,而批量化生产的白净、乖巧、讨好粉丝的偶像,看似站在聚光灯下,实则也是困在宠物笼子里的囚徒。在如今,当中国的偶像工业仍在使用努力幸运那一套话语时,它越来越像是彩虹色的泡泡,就仿佛是对观众们说:“我知道,这在现实里很难,但好在,我们仍有做梦的权利。”

如果说选秀1.0时代,人们看的是草根改变命运,那么在选秀2.0时代,偶像寄托的其实是对倦怠生活的慰藉。多元的选秀节目和多样的偶像,固然表现出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但更深一步说,那些看似多样的偶像其实像选秀工业的流水线产品,而批量化生产的白净、乖巧、讨好粉丝的偶像,看似站在聚光灯下,实则也是困在宠物笼子里的囚徒。在如今,当中国的偶像工业仍在使用努力幸运那一套话语时,它越来越像是彩虹色的泡泡,就仿佛是对观众们说:“我知道,这在现实里很难,但好在,我们仍有做梦的权利。”

如果说选秀1.0时代,人们看的是草根改变命运,那么在选秀2.0时代,偶像寄托的其实是对倦怠生活的慰藉。多元的选秀节目和多样的偶像,固然表现出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但更深一步说,那些看似多样的偶像其实像选秀工业的流水线产品,而批量化生产的白净、乖巧、讨好粉丝的偶像,看似站在聚光灯下,实则也是困在宠物笼子里的囚徒。在如今,当中国的偶像工业仍在使用努力幸运那一套话语时,它越来越像是彩虹色的泡泡,就仿佛是对观众们说:“我知道,这在现实里很难,但好在,我们仍有做梦的权利。”

如果说选秀1.0时代,人们看的是草根改变命运,那么在选秀2.0时代,偶像寄托的其实是对倦怠生活的慰藉。多元的选秀节目和多样的偶像,固然表现出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但更深一步说,那些看似多样的偶像其实像选秀工业的流水线产品,而批量化生产的白净、乖巧、讨好粉丝的偶像,看似站在聚光灯下,实则也是困在宠物笼子里的囚徒。在如今,当中国的偶像工业仍在使用努力幸运那一套话语时,它越来越像是彩虹色的泡泡,就仿佛是对观众们说:“我知道,这在现实里很难,但好在,我们仍有做梦的权利。”

在今天,没有强势资本站台的选手,几乎很

必须捍卫粉丝群体的“三观”底线

□孙佳山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流量明星的粉丝群体里,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上尚不成熟,所以在公共空间的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时候很容易说错话。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某些话能说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

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资本的深度介入对粉丝文化带来的复杂影响。在当下的粉丝文化结构中,流量明星和广大粉丝之间,不仅已经结成了情感共同体,也是利益的共同体。流量明星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演艺活动的机会;而广大粉丝为了扩大自己心仪的流量明星的影响力,则会使浑身解数来捧他们。这种情绪很容易被资本利用。比如对于由广大粉丝组成的“饭圈”,资本会按照相关粉丝的执着和投入程度,来对他们进行分级,“鼓励”他们为心仪的流量明星造势。如此的“鼓励”在无形中也让一些追星行为演变成以“爱”为名的违反社会规则和道德准则的严重不当行为,进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拥有特定趣味的特定群体通过虚拟空间凝聚在一起,同时大多也有公共表达的诉求。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要考虑公共传播的各种因素,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不能侵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情感和道德规范。特别是在在我们的近现代史部分,有一些耻辱、痛苦的历史记忆是我们不能冒犯的民族情感底线。而至少有一部分粉丝群体,由于社会阅历不足、受教育程度尚有限等原因,他们是在不清楚主流社会文化、网络公共秩序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参与到了“饭圈”的公共表达中。

这里面就有一个“三观”引导的问题。面对这些有特定趣味、诉求的粉丝群体,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他们,对他们“一封了之”,而是要对其加强“三观”引导。从前,在报纸、杂志、电视上,所谓的“文化精英”们享有更大的话语权,普通人表达自我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则发生了时代性的改变,普通人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任何人只要拥有一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发微博、做直播。青少年粉丝群体也是这样,他们现在有各种途径进行自我表达、自我呈现。对于他们的文化获得感和价值感,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尤其是当他们对他们的表达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因此,一定要加强对青少年粉丝群体的“三观”引导,而不是对他们简单地“扣帽子”。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我们的文化治理能力、体系的一大内在考验。

当前,对于青少年粉丝群体,我们需下大力气引导其对“爱豆”“饭圈”等文化现象的当代生成进行充分辨析和认知。同时,广大演艺从业人员,务必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在民族大义面前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动摇。这都是我国在完善、提高文化治理能力和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问题。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难走到最后。真正的草根,买不到热搜、剪辑被剪掉、没有好的曝光位,而那些被展示的笑容与哭泣、天真与努力,本身就是资本加持的幸运,因为她们能得到大面积的曝光和流量位,她们有权力展示自己的辛酸,就像“极创引力”创始人徐明朝所说:“你想做一个成功的男团女团,没有平台的资源和流量,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到。如果你参加选秀,游戏规则又不掌握在你的手里。”选手的努力和才华虽然有用,但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再是决定性作用,她需要平台扶持,有资本推动,才会被更多人喜爱。

今天,许多人看选秀节目不再是为了看“普通人改变命运”,2020年豆瓣鹅组的一个热门帖子就写道:“选秀有感,努力在综艺和资本面前不值一提。”(链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1095040/)那位博主在看女团选秀《青春有你2》时感慨:“本来选秀就是给普通人一个造梦的舞台,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所有人却心知肚明,苦练十几年最后只是去做一个配合资本演出的配角。”

如果说选秀1.0时代,人们看的是草根改变命运,那么在选秀2.0时代,偶像寄托的其实是对倦怠生活的慰藉。多元的选秀节目和多样的偶像,固然表现出今天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但更深一步说,那些看似多样的偶像其实像选秀工业的流水线产品,而批量化生产的白净、乖巧、讨好粉丝的偶像,看似站在聚光灯下,实则也是困在宠物笼子里的囚徒。在如今,当中国的偶像工业仍在使用努力幸运那一套话语时,它越来越像是彩虹色的泡泡,就仿佛是对观众们说:“我知道,这在现实里很难,但好在,我们仍有做梦的权利。”



(上接第1版)

陈崇正所在的现场组负责直接对接入境人员,共有9个小组200人左右,他们大多数是从广州全市各个单位抽调到这里支援抗疫工作的人员。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不只是3个月,而是从2020年3月至今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这项工作还是风险很高的,因为入境旅客中经常有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他们都可能会与我们现场组的队员擦肩而过。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心里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陈崇正坦言。

在这里,陈崇正第一次穿上医用防护服。当戴上面罩和口罩,用透明胶带扎紧鞋套和手套的所有缝隙,在高温的空气中行走,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一线抗疫工作者的艰辛。然而,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却是上夜班。有两个时段的夜班是最让人痛苦的,分别是23点至次日4点、4点至9点。因为在上班前后还要加上坐车和穿脱防护服的时间,大概各需要一个小时,因此真正的出发和归来时间通常是22点至次日5点、3点至10点,这基本意味着要熬通宵。每周这样的夜班都会来一次,一上夜班陈崇正的生物钟就全乱了,正常的作息习惯被打乱,白天昏昏、夜里失眠,非常难受。

工作期间,团队的成员们集中居住的宿舍要求必须完全与外界隔绝,不能有快递和外卖,所有的物资都会放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彼此之间也不能串门。这时候,微信群就成为大

家交流的惟一窗口。“队友们会在群里健身打卡,开各种玩笑,也有组队打手机游戏的。他们多数是年轻人,活力四射,因此日子还是过得非常热闹。”陈崇正笑言。

与写作艺术为伴,为写作积累库藏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生活两三个月,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慎独功夫,不然会容易懈怠和空虚。”这是陈崇正参加机场抗疫工作的突出体会。在此次来之前,他就已经对这样的封闭生活有所规划,希望在这3个月中完成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完成的计划。机场附近的手机信号和电脑网络都不好,这相当于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闭关”环境。他专门带来了碑帖和纸笔,开启了练习书法和画画的计划。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经历非常难得,所以他用短视频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也获得很多人的点赞。此外,他还为腾讯录制了“崇正写作课”视频节目,向更多人分享文学创作的心得感受和方法技巧,单集播放量达到十几万。

作为作家,陈崇正非常关注队友的心理状况,并利用这段时间对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进行了采访记录。他发现他们大多数乐观开朗,但也有人对这样的集中居住不适应,觉得无事可做,闷得慌。“所以,我在微信群里隔三岔五地发一只自己刚画好的小猫,吆喝谁想领养,一般都会秒光。只要队友们喜欢,

我承诺送给他们每人一张猫主题的小画。”白云机场抗疫小档成为我们封闭生活中的一点亮色,队友们开玩笑要我活到99岁,以便让他们手里的画每天增值。但我想,每天增值的其实不是画的猫,而是我们心中的情致。”陈崇正不无感慨地说。

由于还有编辑部的一些本职工作需要远程处理,比如和作者对接稿件等,加上要完成自己的计划,这让陈崇正每天过得忙碌而充实,一点都不觉得枯燥和无聊。转眼间,两个多月的时间倏忽而逝。最近,他已结束了自己最后一天的防疫工作,进入为期半个月的隔离期,这标志着此次机场抗疫工作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主要的焦虑是担心刊物没编好。现在进入隔离了,我预感之后回到编辑部又会变得极度忙碌。但一想到很快就能告别重复的盒饭,吃到自己想吃的美食,还是感觉非常开心。”

谈及参加此次工作的感受,陈崇正说,作为一名有15年党龄的党员,能为广州这座了不起的城市作出自己的一点小贡献,能为守护中国的南大门出一份力,内心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踏实。“我常常告诫自己,来到这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与写作时对全局的俯瞰视角不同,在这里更多是平视、甚至是仰望,是用心感受身边每个人的悲喜。”他着重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特别阐明了青年人的时代担当,对青年一代提出了殷切希望。此次的机场防疫工

作让他对此感触颇深。“7月1日早上,我刚好在机场值班。抗疫小组的同志们热情高涨,用手机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现场直播,第一时间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到宿舍,便有两位年轻的队友来问我借纸笔,说他们要提交入党申请书。”

“我相信自己正在见证历史,这也将成为我写作的重要库藏。”6月25日,他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守住祖国南大门——读懂广州抗疫的四个镜像》的文章,以自己的独特视角为广州抗疫留下了生动记录。而他的短篇小说新作《开门》,也将在2021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与读者见面。陈崇正介绍说:“广州机场抗疫人员集中居住制度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我们此次入住的是新宿舍,在入住第三天出了一点小意外,我的门锁坏了,一个修理工来帮我修理门锁,结果被他一鼓捣,门彻底打不开了,他也被关在门内。在等待开锁公司赶来的过程中,我跟他聊了很多。正是这次有趣的生活小插曲,促成了《开门》的诞生。”在小说中,“开门”是一个带有多重寓意的动作,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到如今全民抗疫其实也是在以退为进、静静等待国门的打开。“开门”不仅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打开心灵的隔阂,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联结。陈崇正说,作家不能背对时代,这些戴着口罩默默付出的抗疫志愿者是时代的“无名者”,他们应该被看见和赞美。